

新冠面前 不平等？

纽约死亡率显族裔鸿沟

沈 敏 (新华社专稿)

纽约市卫生部门18日首次公布不同社区的新冠死亡率。统计显示,在美国新冠疫情“震中”纽约,以非洲裔、拉美裔人口为主的低收入社区死亡率普遍远高于以白人为主的相对富裕社区。

每10万人232例,低贫困率社区相当于每10万人100例。

拷问城市“良心”

“这个结果真让人心碎,它应该触动这个城市的良心,”纽约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主席马克·莱文告诉路透社,“我们原知道存在极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可能比许多人担心的程度还要严重。”

莱文指出,非洲裔和拉美裔纽约人有更高比例在“必需行业”从事无法远程操作的低薪酬工作,因而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更高。相对富裕白人居民,他们也更有可能生活在狭小拥挤的住宿环境,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由于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些群体还更可能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

公益团体“纽约求变社区”执行总监乔纳森·韦斯廷认为,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本应采取更多措施缓解疫情对穷人的冲击,比如对失业人群以及疫情期间为生计所迫必须外出工作的人员免收房租。

纽约市一直每日更新辖区内病例数据,但先前仅公布五大区死亡率数据,即曼哈顿、昆斯、布鲁克林、布朗克斯和斯塔滕岛。

据纽约市卫生部门数据,全市迄今至少1.6万人确认死于新冠病毒所引发疾病,另有4800例未经过病毒检测确认,但疑似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病例。

死亡率相差14倍

纽约市卫生部门按照邮政编码划分对辖内各地区的新冠死亡率作分析,发现位于布鲁克林区边缘的大型廉租房社区“斯塔雷特城”死亡率最高。这里距肯尼迪机场不远,是美国现有规模最大的联邦政府补贴住宅项目。

“斯塔雷特城”所在邮区现有大约1.24万名住户,迄今76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邮区居民将近63%为非洲裔。其他死亡率超高的邮区也有类似人口结构,包括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布朗克斯区东北端另一大型廉租住宅区“合作城”。

纽约市3月至4月成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民权团体一直推动对不同社区的疫情数据作分析,并预计社区疫情严重程度差异将反映不同族裔群体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所承担健康风险的不平等。

调查数据显示确实如此。在位于曼哈顿区以白人为主的富裕社区格拉默西公园,新冠死亡率相当于每10万人有31人死亡;而在远离市中心、40%人口为非洲裔、25%为拉美或西班牙裔的社区法罗卡韦,新冠死亡率相当于每10万人有444人死亡,是格拉默西公园的14倍多。

调查显示死亡率和贫困之间也存在直接联系。美联社报道,贫困率高的社区平均死亡率相当于

顾问

对外援助如何更科学？

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本周一,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宣布: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平心而论,自从新冠疫情被定性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中国就对外分享信息,保持国际合作,在国内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后,又马不停蹄派出专业医疗小组前往海外进行援助,医疗物资上的帮助更是不在话下,我国对世卫组织的财政支持也很突出。

但是,国内外公众对此仍有疑问:究竟我们的援助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们应当承担的和我们可以奉献的究竟以什么作为标准?而这种援助如何科学有效,让更多人理解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初心?

Weekli 逸舟谈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20亿美元符合国际预期?

顾问:从援助对象来看,这20亿美元国际援助面向的是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内容上来看,中国将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将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还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如何看待这个援助的力度?符不符合国际社会的预期?

王逸舟:在我的印象中,20亿美元是新中国历史上对外援助最大的款项。这20亿当然也包括医疗器械、医疗队前往不同国家支援所需费用等。世卫组织和非洲国家将是最大受益者,对中国的贡献非常满意。埃塞俄比亚(非盟总部所在地)领导人在电话中就向习主席表达了感激。但是,国际社会的预期存在不同类型和层次。有些国家会认为,中国是此次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始发地,又是全球最有钱的国家之一,而且,当其它国家尚处在水深火热之际,中国的经济已在企稳回升,在它们看来,中国的援助才刚刚开始。

最大出资方将成新常态?

顾问:在承诺20亿美元国际援助之前,中国就已经在欧盟、非盟、东盟、上合等各个方向上实施不同程度的援助。截至目前,我们是对外援助力度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以世卫组织为例,美国虽然名义上是第一大出资国,但实际上并未足额缴纳,而中国非但没有欠费,反而还增加支出。这些是否将成为常态?

王逸舟:如你所说,我们在前期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现汇基础上,又增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在技术交流、信息共享、疫苗研发、病原追溯等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寻求国际合作。而且,除了中央统筹调度和指挥之外,除了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等主要部委牵头和协调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医疗队、基金会、社会公众也向海外给予捐款与支援。这次外援是一次历史性的、史诗般的民族动员,也是中华民族复兴阶段力量与风范的空前展示。

回溯本世纪初期,我们在联合国承担的会费还不到1%,在多数国际组织中也只是刚刚熟悉规则的参与方,但在之后这20年里,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费升至12%,仅次于美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方参与的军人、警察、民事观察员的人数也达到五常之中最多。我们每年通

过中央财政向联合国拨款达到百亿元人民币之巨,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肆虐之际,中国还临时拨款7亿人民币。最近十多年,我们还减免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在约翰内斯堡和北京先后召开的中国与非洲国家峰会上,中国曾两度实施600亿美元对非援助。新时代中国的国际贡献,对外援助和责任担当,值得国际社会尊重和本国人民自豪。

需要注意的是,在抗疫斗争中,中国的措施相对有力,容易产生速战速决的感觉,容易对疫情周期的估计偏短,也容易对其造成损害的严重性和深刻性估计不足。事实上,受疫情影响,全球多地已出现大面积医疗瘫痪,即将到来的粮荒对于没有粮食生产能力的地方来说是致命打击,未来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国家的难民潮、政治动荡、社会失序、武装冲突。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下一阶段我们对外援助的压力会增加,对外援助的数额会非常巨大。只要中国经济不出现大规模危机,我们起码将是各大国际机构最大出资方之一。

对外援助的初衷是什么?

顾问:随着对外支出的增加,公众的不理解也在增加。有人质疑,我们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帮助当地兴建基础设施,究竟是出于菩萨心肠还是为了讨人家一个好?甚至不怀好意的外部说法认为中国向当地提供大量贷款,是为了形成这些国家的债务陷阱,最后迫使其依附中国。您正在从事中国外交的国家重大课题,如何对内对外解释我们开展援助的初衷?

王逸舟:从“一带一路”实施的这些年来看,中国的对外援助确实在大幅提升,但其实,除了贷款和减免债务之外,更多援助采取的都是互利共赢的方式。比如在为当地提供设备、培训干部、帮助开发的同时,我们也在收获相应的资源和市场。作为迅速成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提供的全球产业链条也得到了加固和增强。如果说70年前的马歇尔计划体现的是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引擎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杠杆作用,那么,最近这20年来,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动机,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推动者。

我们的对外援助并非单纯的利他主义或菩萨心肠,更不是把别人绑在自己战车上的阴谋论,而是因为外部经济的重振、各国社会的稳定、邻居生活的和谐,事关我们自身的安稳。对外援助使得大家都守望相助,共同应对困难,帮助别

人也是在帮助自己。前不久召开的“10+3”视频会议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中日韩和东南亚十国抱团取暖,哪怕有历史恩怨和复杂矛盾,也暂且撇在一边,这就是共同体意识,既非利己主义,也非利他主义。当下的对外援助也需首先安定周边,让东亚地区保持稳定。我预期,中日韩与东南亚的经济将在劫后最先复苏,并且会拉动下一轮全球化的增长。我们对外援助的重点也要考虑如何在此方向上推进,中国对世界的门越打开,相互挂钩越密切,彼此的了解和帮助就会越多,中国自身的成长也会越健康。

如何使效能与支出平衡?

顾问: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从边缘角色接近中心角色,在国际组织中的财政贡献也数一数二,但尴尬的是,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我们的参与度却总是很低,很多时候发不出声音。这些情况不禁让人思索,中国对外援助的效能去了哪里?有没有考察衡量的标准?而在抗疫外交的当下,对外援助尽管体现了国际责任,但如何把好事做好?

王逸舟:的确如此,北大校长郝平先生曾经是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也深感我国在该组织中实力与话语权的不对称。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同样如此,中国将军没有相应的指挥权。今后,在向国际组织缴纳会费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寻求影响力的提升,比如要求国际组织在决议过程中加大多边主义的承诺,加强对孤立主义、排他主义、长臂管辖或打压他国等行为的批评与遏制,诚如王毅外长在不久前的上合组织讲话中提出的三点呼吁。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总量、承担国际组织会费的份额,是现有综合国力完全可以承受的,与世界主要国家对外援助占GDP之比的对照也是比较温和适度的。公众之所以存在疑惑,主要源于对外援情况的不知情,以及相关决策缺乏必要的解释与透明度。我认为,改进的主要方向,一是有更好的宣传解释,把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多角度多层次向社会公众呈现;二是决策部门定期以白皮书、专题咨询、信息通报、记者会等多种方式,公示援助时间、地点、款项、项目类型、责任人等重要信息;三是在确定重大援助和会费比例之前,有更严谨的科学论证程序和问责手段,有专家学者更多参与探讨与不同看法争鸣。国际政治风云复杂多变,只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路上继续前行,中国的对外援助一定会越做越好。

● 环球速递

【局势】

以曾“黑”伊朗港口?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等国匿名官员18日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伊朗沙希德拉贾伊港计算机系统本月初遭遇的网络攻击似乎是以色列方面发起的“报复”。

沙希德拉贾伊港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城市阿巴斯港新建的两处大型航运基地之一。5月9日,该港口负责控制船只、货车和货物物流的计算机系统受到网络攻击。

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主管穆罕默德·拉斯塔德10日告诉伊朗劳动新闻社,沙希德拉贾伊港的相关计算机系统“未遭攻破,黑客只渗透并破坏了港口的数个私人运营系统”。

【社会】

多国鼓励自行车出行

据新华社报道 不少人注意到,随着许多国家和城市逐渐放宽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当地民众的出行方式发生显著变化:越来越多人青睐自行车出行,既环保安全又能锻炼身体。

英国《卫报》18日报道,过去几周,意大利米兰、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等许多城市增建自行车道;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等地规定许多街道专供民众步行和骑自行车,不再允许汽车行驶。伦敦负责促进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方式的官员威尔·诺曼说,考虑到伦敦的交通容纳能力以及公共交通不宜过度拥挤等因素,“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鼓励骑自行车和步行的出行方式”。